

花月痕全書卷一

第一回

蝴蝶撼樹學究高談

花月留痕裨官獻技

此情之歸  
且入

十五

滄海橫流  
側身  
月痕發端  
比情之發

花月痕全書十六卷 民國十一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葉山房石印本  
清 魏秀仁 撰  
卷十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64  
編號 D8665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5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6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花月痕全書十六卷 民國十一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性也。情字不足以盡之。然自古忠孝節義有漢然寡情之人。自習俗澆薄。用情不能專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且相率而為偽。何況其他。乾坤氣。間留一二情種。上既不能策名於朝下。又不獲兵力於家。徒抱一往情深之致。奔走天涯。聞之事。皆非其心所願聞。而又不能不聞。所見之人。皆非其心所願見。而又不能不見。惡乎。用其情。請問看官。渠是情種。唐然墜地時。便帶有此一點情根。如今要向何處發洩。呢吟風嘯月。好景難常。玩水遊山。勞人易倦。萬不得已。而寄跡情於名花。萬不得已。而寄其情於時鳥。窗几淨得一通情之物。而情注之。酒闌燈焰見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這般話從那里說起。因為敝鄉有一學究先生。姓虞。號耕心。聽小子這般說。便怫然道。人生有情。當用於正。陶靖節賦。一賦尚貽物議。若舞衫歌扇。轉眼皆非。紅粉青樓。當場卽幻。還講什麼情呢。明日到這裏。倒名士。倒明。偏做出怪怪奇奇的事。動人耳根。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樣。搭他架子。更有秋盼秋淚。秋恨秋愁。一切偏低首下心。作兒女子態。留戀勾欄中人。你想他們有幾個梁夫人能比。花月痕發端。比情之發。



## 花月痕全書卷十五

第四十七回

李謾如匹馬捉狗頭

顏卓然單刀盟倭目

話說李謾如定計屯田與至俊務農講武把海墻都墾就腴田。戶都變成勁旅。又開了幾處學堂。教二十歲下兵丁都要讀些史書。習些核真工些楷法。因慨然道。痴珠嘗歎今之武官都有輕裘緩帶。雅歌投壺之意。恐非所宜。此自正論。然太鹵莽。直是磨牛。吾亦為汗顏哩。大抵做人都要懂些道理。有個器量。難道武夫不吃飯麼。至俊深服其論。輾轉之間便是夏五。忽然得了李夫人凶信。自是哀痛嗣後又知痴珠赴召玉樓。秋痕身殉。更添一番傷感。接著荷生差弁也到。謾如因作一緘。另委幹員交給千金。偕并州差弁同去東越。替痴珠贍家。並接痴珠長男蓉哥北來。搬取靈輶。這蓉哥現年十七歲。早已入學。學名寶樹。字小珠。一表人才。英氣勃勃。却不像痴珠有那孤癖。下文另表。當下死友之哀漸減。新亭之淚重揮。却是仲池到了。說起四眼狗窮凶極惡。謾如道。這綽號很熟。我好像先前見過這人。仲池道。見說他是并州什麼院裏掌班。謾如恍然道。是。我見過這人。咳。這奴才也要作賊麼。當下就答應仲池替他出兵。不一日。恰好得報。是擢了淮北提督。謾如上摺謝恩。就請將所部肅清。淮甸所有軍餉。即由寶山屯田轉運。無事。另籌將該鎮印務。懇恩交給。奏加三品銜。代至俊署理。以資熟手。朝議就也依了。於是謾如挑選精兵三千。由海沂淮。請仲池督率先行。自挈一千人。由陸路隨後進發。再說狗頭踞了樅陽。就住肇受的提督府。立定章程。每日要排門錢。每月要捐大戶排門錢。怎樣呢。每五百家。立個旅師。每日排門輸錢二十二文。以二文為旅師食俸。以二十文為兵餉。捐大戶呢。有

緊接四十  
二回接八  
將畧  
痴珠  
步步不脫

應四十三  
回  
應四十四  
回  
應四十五  
回  
伏五十一  
回  
叙蓉哥  
緊接上回  
上折叙入  
應上回

應四十二  
回下半折  
之本回入  
謾如出師  
申說狗頭  
罪案家之  
鼠賊國之

盜賊

可憐  
接出謾如  
用兵接南昌應  
上回真能使人  
墮淚只激出人  
家這一句  
妙說完又哭

又反結妙  
家這六句  
話哭了  
話可說  
又激出人  
家也自薄  
寫得狗頭  
伎倆三點  
天要發亮  
涉筆成趣  
匹馬  
三更三點  
老謀神算  
背水之兵  
是深秋夜  
劫程途  
項羽破金  
之戰淮陰  
狗頭帶馬隊  
三千步賊  
三十萬踞於  
壽州謾如想  
道壽春為古  
重鎮爭淮者  
守此則得淮  
並可得江不  
想狗頭竟有  
此才畧又想  
道我兵纔有一  
千賊如聚蟻  
我兵就一個打  
得百個也敵不  
過而且馬隊又  
有許多怎好呢  
現在鶴仙又援  
南昌去了這日  
到了芍坡離壽  
州不上三千里  
纔有兩下鐘傳  
令將餉銀盡數  
排列傳齊營官  
哨長嘆口氣道  
咳咱們深入賊  
地退沒有路只  
有散罷這餉銀  
無所用之你們  
分取做个盤川  
能殺有命回到  
寶山清明除夕  
燒張紙錢也不  
枉咱们兩年相處  
一面說一面號淘  
太哭起來這營官  
哨長以及兵丁就  
也大哭一會謾如  
停住哭含淚說道  
哭也無益你們散  
罷大家停住哭也  
含淚齊聲道大家  
不願走死便死一塊  
謾如又哭起來說  
道何苦呢你們試  
想咱們只有一千賊  
卻三十萬又有馬  
隊怎抵得過呢說完  
又哭大家齊聲道  
大家要死也殺過快  
意死難道束手給賊  
殺麼謾如笑道我做  
朝廷命官是該死的  
你們有些生路怎不跑  
哩大家說道散了死  
更快我們將這十個人  
合作一氣併作一心  
或者還樣得數个不  
死謾如不哭嘆口氣道  
你們果能如此我却有  
個計就是今夜你們  
下鍋造飯飽餐一頓  
以二十人作一隊只望  
賊營燈火旺處一隊摸  
賊一營二十人中放大的  
火殺人的殺人自為戰  
不要相顧我亦只要  
二十人作一隊走天明相見  
壽州城下大家

田宅及鋪面者是為大戶每月按戶捐錢十千文以二千為監軍司馬等食俸以八千為兵餉又有那五里關三里船之稅又有那派工匠輪婦女之圖又有那斬墓木放火堆捉船戶打先鋒之令真是一網打盡不放分毫不上一月將淮北千里掃蕩個渺無人烟謾如此來是要救民水火不想無民可救只有賊可殺哩當下謾如自寶山輕齋入東墉魁復了巢縣合肥探報狗頭帶馬隊三千步賊三十萬踞於壽州謾如想道壽春為古重鎮爭淮者守此則得淮並可得江不想狗頭竟有此才畧又想道我兵纔有一千賊如聚蟻我兵就一個打得百個也敵不過而且馬隊又有許多怎好呢現在鶴仙又援南昌去了這日到了芍坡離壽州不上三千里纔有兩下鐘傳令將餉銀盡數排列傳齊營官哨長嘆口氣道咳咱們深入賊地退沒有路只有散罷這餉銀無所用之你們分取做个盤川能殺有命回到寶山清明除夕燒張紙錢也不枉咱们兩年相處一面說一面號淘太哭起來這營官哨長以及兵丁就也大哭一會謾如停住哭含淚說道哭也無益你们散罷大家停住哭也含淚齊聲道大家不願走死便死一塊謾如又哭起來說道何苦呢你们試想咱們只有一千賊卻三十萬又有馬隊怎抵得過呢說完又哭大家齊聲道大家要死也殺過快意死難道束手給賊殺麼謾如笑道我做朝廷命官是該死的你们有些生路怎不跑哩大家說道散了死更快我們將這十個人合作一氣併作一心或者還樣得數个不死謾如不哭嘆口氣道你们果能如此我却有个计就是今夜你们下鍋造饭饱餐一顿以二十人作一隊只望賊營燈火旺處一隊摸賊一營二十人中放大的火殺人的殺人自為戰不要相顧我亦只要二十人作一隊走天明相見壽州城下大家

齊聲答道這一夜是九月向盡天氣還暖却陰得沈沈的黑數十里並無一個鄉莊大家守着將令一隊一隊的疾走鬼火星星陰風冷冷將到壽州望着賊營燈火如一天繁星刁斗之聲絡繹不絕萬帳接連嚴整得很一會靜了於是大家悄悄踰越俟各隊齊到一齊拔柵而入恰是三更三點各營賊正在睡夢中忽覺得火燄颺起呼聲震天就如千軍萬馬排山倒海而來摸刀的不得刀摸槍的不得槍也有鑽出頭而頭已落也有伸起腳而腳已斷也有掣出刀卻殺了自己頭目點起銃却打了自己的親兵一會火光遍野火藥發作起來更打得尸飛江外骨落河中那各隊的人轉抽身四處瞧那火燄衝霄好像風雨翳霾中電光馳驟謾如騎著那匹天馬帶二十個人自成一隊撲入中營却是空的那馬東馳西撞不可押勒要尋人相殺不想中營的便都跟著狗頭落在城中抱婦人去睡了直到城外二十多萬人殺死燒死要死得乾淨逃去散去要去得無踪縫都上城瞧著燭天的餘燄煞尾的餘聲你道可笑不可笑呢時天要發亮曉風習習狗頭正在煩足詫異不料謾如暗處覩得親切從馬上喊的一聲响狗頭從垛上落下地來二十人搶上捉住背縛城上的賊瞪著眼拷著拳竟沒一人敢開門出來搭救這各隊人撲滅中營四邊殘火見上面賊帳修整得十分華麗是未曾燒的便請謾如下騎駐紮天大亮了衆人推上狗頭謾如哈哈大笑道好好你這狗頭也配得上我來捉你傳令礮死將頭高掛城下查各隊的人只失一个傷一个卻收了無數旌旗甲仗千餘匹好馬漂戶蔽淮而下那城裡七八萬殘賊毛骨皆聳都站垛上擲落器械火藥說道願降謾如傳令開城喚為首的人出來這數人出城見得官軍寥寥便有些翻悔謾如却將好話安慰令他約束部

天大亮了

秋心院之  
首惡楊機

劇盜如

此了結

翻悔妙

將好語

諾連聲

妙却

佈置○神

於料敵

老謀

神算

講式之功

寶山一年

回

借劍秋小

起荷生結

到荷珠以

見此皆微

只是微笑

妙只是微笑

的緣故○

官樣文章

殿體書不

怕別人只

青心島會

大笑哩

威風高其

九州將略

鯨告

楚北應上

回

借劍秋小

起荷生結

到荷珠以

見此皆微

只是微笑

妙只是微笑

的緣故○

官樣文章

殿體書不

怕別人只

青心島會

大笑哩

威風高其

九州將略

鯨告

楚北應上

回

借劍秋小

起荷生結

到荷珠以

見此皆微

只是微笑

妙只是微笑

的緣故○

官樣文章

殿體書不

怕別人只

青心島會

大笑哩

威風高其

九州將略

鯨告

楚北應上

回

借劍秋小

起荷生結

到荷珠以

見此皆微

只是微笑

妙只是微笑

的緣故○

官樣文章

殿體書不

怕別人只

青心島會

大笑哩

威風高其

九州將略

鯨告

楚北應上

回

借劍秋小

起荷生結

到荷珠以

見此皆微

只是微笑

妙只是微笑

的緣故○

官樣文章

殿體書不

怕別人只

青心島會

大笑哩

威風高其

九州將略

鯨告

楚北應上

回

借劍秋小

起荷生結

到荷珠以

見此皆微

只是微笑

妙只是微笑

的緣故○

官樣文章

殿體書不

怕別人只

青心島會

大笑哩

威風高其

九州將略

鯨告

楚北應上

回

借劍秋小

起荷生結

到荷珠以

見此皆微

只是微笑

妙只是微笑

的緣故○

官樣文章

殿體書不

怕別人只

青心島會

大笑哩

威風高其

九州將略

鯨告

楚北應上

回

借劍秋小

起荷生結

到荷珠以

見此皆微

只是微笑

妙只是微笑

的緣故○

官樣文章

殿體書不

怕別人只

青心島會

大笑哩

威風高其

九州將略

鯨告

楚北應上

回

借劍秋小

起荷生結

到荷珠以

見此皆微

只是微笑

妙只是微笑

的緣故○

官樣文章

殿體書不

怕別人只

青心島會

大笑哩

威風高其

九州將略

鯨告

楚北應上

回

借劍秋小

起荷生結

到荷珠以

見此皆微

只是微笑

妙只是微笑

的緣故○

官樣文章

殿體書不

怕別人只

青心島會

大笑哩

威風高其

九州將略

鯨告

楚北應上

回

借劍秋小

起荷生結

到荷珠以

見此皆微

只是微笑

妙只是微笑

的緣故○

官樣文章

殿體書不

怕別人只

青心島會

大笑哩

威風高其

九州將略

鯨告

楚北應上

回

借劍秋小

起荷生結

到荷珠以

見此皆微

只是微笑

妙只是微笑

的緣故○

官樣文章

殿體書不

怕別人只

青心島會

大笑哩

威風高其

九州將略

鯨告

楚北應上

回

借劍秋小

起荷生結

本年秋間事。荷生賞了黃綾馬褂。顏林二將加了提督銜。紫滄擢了游擊文案。愛山等各得了五品銜。就是青萍也得了守備到了次年庚申秋。逆倭又自粵東駛船百餘艘游冥海口。欲謀報復。卻不敢上岸。荷生復行申討。賊正轟砲。忽倒了砲手三人。執旗大頭目一人。你道為何呢。原來卓然百步射果齊連珠箭。都展出神技來。以此賊不敢戰而去。踰年辛酉。欽天監奏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鳳翔節度奏鳳鳴岐山。豫河監督奏河清三日。東越節度奏田栗兩岐。於是逆倭遣人齋書津門。說是講和。荷生笑向卓然等道。這兩字却要一爭。不該說是講和。便將原書擲還不閱。轉瞬之間。又是秋風八月了。倭目自粵東以一舶齎了無數珍奇寶玩。分致津門。將領荷生又笑向卓然等道。我們零雨三年。就是為此賄囉。麼。傳令倭目謁見。此時各道援師早撤防了。顏林二將部下各留千人。半年更換一班。就是紫滄子弟兵。也只是踐更而已。當下顏林二將戎服整隊。轅門紫滄掛刀。領子弟兵排列帳下。升砲三聲。青萍捧上方劍。服侍荷生升帳。傳呼倭目進見。荷生笑吟吟的道。我們不是那先前薊門節度。粵東節度。你國若說講和這兩字。我們是不依呢。若說悔罪投誠。願求招撫。我們便為轉奏。再看聖意如何。你不想中國三十年兵燹。是那個開端。前前後後。踏踏幾許生靈。你遂裝聾作啞。倭目俯伏當面。汗流浹體。說道以前曲直。我也不敢深辨。事到如今。就是遵元帥教訓。悔罪投誠。願求招撫罷。荷生正色道。這八字。不是我叫你說呢。要你國王有个求撫降表。說了總算。我是論道理。不准你們說個講和兩字哩。倭目將手抹了額汗。說道。那要我回國。纔辦得來。只要就擋元帥班師日子呢。荷生笑道。皇上不惜億萬萬錢糧。為百姓除害。我們怎敢惜些辛苦。你總要取得國王降表。這事

纔得了結。我們也敢纔與你奏聞。倭目只得答應下來。荷生便於帳前排一席。晏了倭目。不兩月。倭目跟個國師費事來。齋表而來。荷生奏聞。奉旨准了一面班師。一面檄卓然齋詔宣諭。杳山定盟通市。這卓然奉檄。便單刀登舟。飄然航海而東。到了港口。天待黑了。卓然橫刀危坐。喚費事來進見。取出宣諭儀注通市條約。掀髯說道。我這來是個詔使。你們要跪接呢。怎的進港不見一人。費事來不敢答應。卓然就將儀注條約兩個冊子付給費事來道。你們瞧去。又目注大刀說道。差我一節。我饒得你。我這刀是不饒人呢。費事來唯唯而出。看官聽說。這倭夷遠隔。近見西藏回疆。俱不足恃。那員逆更是个沒中用的人。就深怪從前倭目不是。都貶黜了。這番重洋國王是個女主。先前嗣位。年紀尚輕。聽信喜事的人。鬧了二十餘年。所費不貲。漸漸追悔。向來倭目輕視中國官吏。費事來不敢悔慢。荷生却想挫辱卓然一番。以折粵東官吏後來之氣。當下給卓然槍白數語。知他也是難惹的。便將儀注條約恰遵。不敢駁回一字。次日築起高壇。率香山辦事大小倭目都到港口。桂刀跪接。迎入館舍。一日三晏。次日黎明。壇上排列香案。贊唱詔使升壇。倭目等俯伏壇下。只聽宣讀云。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天地生成。溫肅並行之謂道。皇帝教化。神武不殺之謂功。咨爾倭人。遠來海島。以貿遷為絕伎。以貨殖為資生。市舶雖入其征。理藩未登其書。乃躡東南。遂窺西北。庇我劇盜。辱我疆臣。爾詐爾虞。如鬼如蜮。梗兩朝之文化。勞九伐之天威。夷漢相安。則撤孔明之旅。華離不正。則屯充國之田。張弛異宜。德刑並用。亦以事機有待。夷性難馴。

潭融

是沈幾語  
是大度語  
是神武語  
是慈悲語

故也。今天誘其衷。地藏其熱。兩瓶皆敗。一船來歸。朕早識此虜於目中。姑置遠方於度外。風雲何定。有天命者任自為雷雨之心。建非常者民所懼。在諸臣以為獸將入檻。雖搖尾而法無可憐。在朕以為鳥已啣環。既投懷而情皆可諒。止戈為武。窮寇勿追。罷符竹之專征。准甘松之互市。廷臣集議。欽定領行。願吐谷之率循。聽舌人之臚列。

一准以江南上海浙江舟山福建閩安鎮廈門廣東濠鏡為倭船停泊埠頭。

一倭船進口。由封疆大吏派員驗明。有無夾帶禁物。如有攜帶。一經察出。貨半沒官。半獎

查驗之員人即照例懲辦。

一倭船出口。由封疆大吏派員查明。有無夾帶紋銀。如有攜帶。一經察出。銀半沒官。半獎

查驗之員人即照例懲辦。

一天主教雖勸人為善。而漢人自有聖教。不准引誘傳習。如其有之。經地方查出。授受均行正法。

一教堂准立倭館以內。不准另建別處。有犯者照例懲辦。

一稅務統歸於各道監督。倭目不准干預。有犯者以不應論。

一茶葉大黃。准以洋貨洋錢交易。惟不准偷漏。如有偷漏。貨半沒官。半獎查驗之員。原船著回本國。不准貿易。

一各埠頭辦事頭目。謁見官吏。悉照部頒儀注。不准分庭抗禮。有犯者以不應論。

一倭船不准攜帶婦女入口。亦不准攜帶中國男女出口。有犯者照例懲辦。

一各埠頭辦事頭目。謁見官吏。悉照部頒儀注。不准分庭抗禮。有犯者以不應論。

一茶葉大黃。准以洋貨洋錢交易。惟不准偷漏。如有偷漏。貨半沒官。半獎查驗之員。原船著回本國。不准貿易。

一倭館不准。雇倩漢人辦事。及一切雇工。有犯者以不應論。

一茲新例。究屬舊章。於乎。我中原百產豐盈。並不藉資夷貨。爾各國重洋服賈。亦當自惜。

凡身家王者之兵。原不得已而後用。下民之孽。皆由自作而非天所期。盟府書存。長質諸皇

天后土。從此南人不反。庶化為孝子順孫。人各有心。朕言不再欽此。

讀畢。贊唱謝恩。費事來等九叩。贊唱韋牲。執事牽牲而入。贊唱宰牲。執事趨就牲前。贊唱捧盆。

執事捧金盆入就牲前。取血汪盆。贊唱歃血定盟。於是倭目一人。接受金盆。隨費事來登壇北

面。贊唱詔使南面涖盟。倭目將金盆向詔使跪下。詔使蘸以拇指。轉向費事來蘸過。退。贊唱

跪三叩首。於是費事來拜於壇上。大小倭目拜於壇下。詔使南面答拜。贊唱禮畢。又高宴一次。

費事來率各倭目陪宴。從此倭人守法。且從各道節度。收復海口城池。有沒於王事者。正是

氣為義激。暴以理馴。樞機在我。禍福惟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謾如荷生卓然合傳。亦不脫痴珠。却借劍秋口中輕輕點出。而上下折言外。均有一年。依然嶄負。呢看官須知天下事理有一定數。不可知。就是鼠輩也有個數。不該盡時候。當下謾如淮北功成。便乘勝擒了姚薈琳。掃除北捻。零星殘股竄入河南。又合為南捻。北擾燕齊。西

#### 第四十八回

桃葉渡蕭三娘排陣

雨花臺朱九妹顯靈

皖鄂肅清  
結束上兩  
回鶴仙解  
建昌之圍  
是繳清上  
文區區金

陵是折入  
本回乘勝擒了  
姚會琳以  
下俱是追  
叔補叔  
提清金陵  
這數年園  
點五妖  
出蕭三娘  
歷出妖尼妖  
牌出蕭三娘  
歷出妖尼妖  
三娘模樣  
三娘模樣  
二形同面  
絕對官軍水  
陸兩次敗  
績回破越治  
陷為五十  
上回叙吳越倫  
回破越治  
吳張本  
紅卿采秋  
追叙采秋  
紅卿采秋  
在應四十三  
回來處來  
與下回去  
處去緊相

三人層草蟲雄雌。時與二美酬唱。郵寄津門。奈一別三年。真有楊柳樓頭悔覓封侯之恨。忽一日老  
蒼頭賈忠。回說外有老道姑。帶一美貌女子。說是要見一位夫人。適值紅卿瘧疾。采秋與瑤華。  
只得接入。見那道姑年紀約有六十多歲。眉宇間道氣盎然。跟個女子。年紀不上二十。生得斌  
媚之中。稜稜露爽。手捧如意一枝。當下道姑合掌。向著采秋道。這是韓家三夫人麼。采秋想道。  
他怎的叫我三夫人呢。還他一福。這道姑照著瑤華。也合掌道。這是洪家繼夫人麼。瑤華也還  
了一福。采秋便問道。鍊師何來。道姑笑道。貧道雲遊之人。腳跟無定。是從來處來。一面說。一面招  
那女子。將如意接過。教向二人稽首。說道。這女子名喚春纖。却有些來歷。是韋痴珠的人。聽他  
說罷。於是二人還了春纖的拜。延道姑上坐。就與春纖分坐。細問巔末。春纖便將答應謾如的  
話說了一遍。又將寶山海邊遇見謾如也。述與二人聽。就說道。我們從那一天起。便來此地。就  
住在東門外玉華宮三年哩。二人起敬一番。吩咐紅豆傳話。廚房備下齋。春纖笑道。我師父  
是不吃烟火久了。我也不吃酒菜。逢著什麼吃些什麼。便可數日。瑤華道。這真省事。所以秦皇  
漢武都要求仙。慧如笑道。那時他默想。他們富貴中人。要像我們服氣做什麼。我與兩位說個  
真話。生死者人之常事。就像那草木春榮秋落一般。成仙的尸解成佛的坐化。總是一死。仙佛  
不死。何不日日騎鶴。日日跨獅。以與你們相見呢。大抵人中有仙有佛。也似草中有個萬年青。  
木中有個萬年松。草木是得氣之厚。仙佛是得氣之精。這氣原萬古不壞的。但那氣要培養得  
十分。原力充足。非必長生。纔算仙佛。你們富貴中人能做了孝子忠臣。義夫節婦。便也成了真  
果。便也做了仙佛。你不看痴珠一生拂鬱。他却有他的精氣團結。不是做了青心島一個地仙。

三人層草蟲雄雌。時與二美酬唱。郵寄津門。奈一別三年。真有楊柳樓頭悔覓封侯之恨。忽一日老  
蒼頭賈忠。回說外有老道姑。帶一美貌女子。說是要見一位夫人。適值紅卿瘧疾。采秋與瑤華。  
只得接入。見那道姑年紀約有六十多歲。眉宇間道氣盎然。跟個女子。年紀不上二十。生得斌  
媚之中。稜稜露爽。手捧如意一枝。當下道姑合掌。向著采秋道。這是韓家三夫人麼。采秋想道。  
他怎的叫我三夫人呢。還他一福。這道姑照著瑤華。也合掌道。這是洪家繼夫人麼。瑤華也還  
了一福。采秋便問道。鍊師何來。道姑笑道。貧道雲遊之人。腳跟無定。是從來處來。一面說。一面招  
那女子。將如意接過。教向二人稽首。說道。這女子名喚春纖。却有些來歷。是韋痴珠的人。聽他  
說罷。於是二人還了春纖的拜。延道姑上坐。就與春纖分坐。細問巔末。春纖便將答應謾如的  
話說了一遍。又將寶山海邊遇見謾如也。述與二人聽。就說道。我們從那一天起。便來此地。就  
住在東門外玉華宮三年哩。二人起敬一番。吩咐紅豆傳話。廚房備下齋。春纖笑道。我師父  
是不吃烟火久了。我也不吃酒菜。逢著什麼吃些什麼。便可數日。瑤華道。這真省事。所以秦皇  
漢武都要求仙。慧如笑道。那時他默想。他們富貴中人。要像我們服氣做什麼。我與兩位說個  
真話。生死者人之常事。就像那草木春榮秋落一般。成仙的尸解成佛的坐化。總是一死。仙佛  
不死。何不日日騎鶴。日日跨獅。以與你們相見呢。大抵人中有仙有佛。也似草中有個萬年青。  
木中有個萬年松。草木是得氣之厚。仙佛是得氣之精。這氣原萬古不壞的。但那氣要培養得  
十分。原力充足。非必長生。纔算仙佛。你們富貴中人能做了孝子忠臣。義夫節婦。便也成了真  
果。便也做了仙佛。你不看痴珠一生拂鬱。他却有他的精氣團結。不是做了青心島一個地仙。

三人層草蟲雄雌。時與二美酬唱。郵寄津門。奈一別三年。真有楊柳樓頭悔覓封侯之恨。忽一日老  
蒼頭賈忠。回說外有老道姑。帶一美貌女子。說是要見一位夫人。適值紅卿瘧疾。采秋與瑤華。  
只得接入。見那道姑年紀約有六十多歲。眉宇間道氣盎然。跟個女子。年紀不上二十。生得斌  
媚之中。稜稜露爽。手捧如意一枝。當下道姑合掌。向著采秋道。這是韓家三夫人麼。采秋想道。  
他怎的叫我三夫人呢。還他一福。這道姑照著瑤華。也合掌道。這是洪家繼夫人麼。瑤華也還  
了一福。采秋便問道。鍊師何來。道姑笑道。貧道雲遊之人。腳跟無定。是從來處來。一面說。一面招  
那女子。將如意接過。教向二人稽首。說道。這女子名喚春纖。却有些來歷。是韋痴珠的人。聽他  
說罷。於是二人還了春纖的拜。延道姑上坐。就與春纖分坐。細問巔末。春纖便將答應謾如的  
話說了一遍。又將寶山海邊遇見謾如也。述與二人聽。就說道。我們從那一天起。便來此地。就  
住在東門外玉華宮三年哩。二人起敬一番。吩咐紅豆傳話。廚房備下齋。春纖笑道。我師父  
是不吃烟火久了。我也不吃酒菜。逢著什麼吃些什麼。便可數日。瑤華道。這真省事。所以秦皇  
漢武都要求仙。慧如笑道。那時他默想。他們富貴中人。要像我們服氣做什麼。我與兩位說個  
真話。生死者人之常事。就像那草木春榮秋落一般。成仙的尸解成佛的坐化。總是一死。仙佛  
不死。何不日日騎鶴。日日跨獅。以與你們相見呢。大抵人中有仙有佛。也似草中有個萬年青。  
木中有個萬年松。草木是得氣之厚。仙佛是得氣之精。這氣原萬古不壞的。但那氣要培養得  
十分。原力充足。非必長生。纔算仙佛。你們富貴中人能做了孝子忠臣。義夫節婦。便也成了真  
果。便也做了仙佛。你不看痴珠一生拂鬱。他却有他的精氣團結。不是做了青心島一個地仙。

指點入妙  
正論篤論

輔翼名教  
之言

應四十三  
回

應四十四  
回

應四十五  
回

應四十六  
回

應四十七  
回

應四十八  
回

應四十九  
回

應五十  
回

來突如去  
仙是大俠

本如意  
縹渺宮

療珠所謂  
園不負人

捐例大開  
同秀胡者

逐隊而來  
只堪付之

荷生平倭  
一笑美

荷生得假  
同秀胡者

荷生得假  
高絕

荷生得假  
紫滄得假

荷生秋  
冷峭

排陣正西  
文章游戲

雋絕  
文章

分路制辨  
堂之陣

應四十六  
回

應四十七  
回

麼。母論痴珠就是長安的娟娘。你們這裏秋心院的秋痕不也在那青心島麼。我這來却也是宏個願力。你們是曉得金陵妖婦法術利害。抗拒大兵。我把春纖送來一則與他一個正果。一則助你們平妖滅賊。好享榮華。說畢。將那一枝如意遞給采秋道。這算是春纖贊敬罷。采秋接過手來。看是個木的。却光潤如紅玉一般。這道姑又向袖中檢出錦冊遞給瑤華道。這算是貧道傳授你的。瑤華接過手。看錦冊中間篆書縹渺宮秘錄五字。展開與采秋同看。見是雲螭五色綾寫蝌斗篆文。幸是旁有真書釋文。纔得細閱。忽聽春纖笑道。師父走了。二人轉身。只見輕雲冉冉。擁著老道姑已在半天。向二人合掌道。後會有期。二人不知不覺的自會稽首下去。春纖攏起二人。說道。師父為著我留滯此地。今遨遊海上去了。自此春纖就也住在擎雲樓。指教采秋瑤華篆書中符錄練習起來。紅卿是個多病的人。不善煩勞。畧畧解得。就丟開了。采秋高興募了大同健婦三十人。春纖接了掌珠寶書。一同傳授符錄兵法。把軒軒草堂做個演武堂。把小蓬瀛做個昆明池。演習水戰。把采秋署個縹渺宮真妃。瑤華等皆署個侍史。此時捐例大開錢同秀做了太原守。胡者做了陽曲縣。竟把柳巷這些事稟到節度衙門。說是潛謀不軌。曾林勇補授江南提督。韓彝著予太子少傅衛寶授建威將軍。賞假半年。仍帶帥印上方劍。督率節度查明。大笑密摺陳請。賞給杜夢仙女。提督職銜。柳春纖薛瑤華女總兵職銜。率所募健婦前往金陵平賊。奉旨准了。却好荷生正自津門班師。奉旨洪海記名提督顏超補授江北提督。顏超林勇洪海女提督杜夢仙等。經畧東南。此旨一下。那太原守陽曲縣俱是參革。不待言了。這裏荷生采秋紅卿英雄氣概。兒女情腸。靡相見以蓬飛。亦有敦之爪告。我負聊樂。既觀則降。

就是紫滄瑤華青萍紅豆也。是久旱逢甘。融融洩洩。做書的人也只得做个大概而已。此時卓然見寶書精熟符錄兵法。就認他做个乾女。掌珠就也拜果齋做个乾父。到了出師這一日。大家意氣飛揚。只采秋遠別父母。依依難釋。紅卿重離夫婿。踽踽旋歸。轉覺興會之中也成寂寞。再說妖婦蕭三娘。迷了色起如心。兩人迷却真性。夜夜在他帳中輪班值宿。不上三個月。便似枯柴就也放回。累得柳青胭脂百計延醫。還是逢個國手。醫了一年。總把兩人還个舊樣。只可憐那兩浙佳子弟。吳美少年。給這妖婦害了無數。還可笑者。所有據去大小官吏。他竟不殺。只教他經營馬桶虎子。及一切廁籌等事。那淮南北江左右官軍。被那妖婦駕雲踏水。叫往就住。放行就行。恰似綠抽傀儡一般。你道可笑不可笑呢。這年癸亥。妖婦又將戰船千餘艘。就桃葉渡結了小寨。名為虛牝陣。有人入陣。將兩翼皮筏一色。又名含元陣。有人破到陣心。將陣腹戰艦分開一穴。又為洞天陣。憑你英雄好漢。總要全軍覆沒。喜是荷生大兵。從上游萬艘並下。兩個女總兵。挂了先鋒印。顏林二將。做了左右翼。荷生主掌陸路旗鼓。采秋自將水師。紫滄坐鎮楚南。會同劍秋。小峯仲池。小林籌辦軍餉。色起黃如心。輪流轉運。愛山等仍掌文案。三月間。女先鋒破蕪湖。無為東西梁山太平關。收復了江甯各屬邑。大纛直達江甯。連營青溪。勞勞山一帶。采秋就領女先鋒。來破水寨虛牝陣。原來這陣要先破左右兩翼。左翼是個銅牆。右翼是個鎗壁。當下春纖領一千健婦。鼓棹殺入銅牆。瑤華領一千健婦。鼓櫂殺入鎗壁。采秋領一千健婦。分乘大戰艦。三支直攻陣心。那銅牆鎗壁的皮筏。早被兩千健婦。搗个稀爛。色不過來。春纖瑤華已會在陣心。偕采秋摩盪陣腹小穴。穴內一股一股熱氣香氣。蓬蓬衝出。却沒有一艇。

正正之旗  
乘長風破  
萬里浪  
勢如破竹

奇想天開

女菩薩  
是色是空  
收伏九狀

是空是空  
州

女菩薩  
是空是空  
收伏九狀

一層  
雨層  
三層

妖婦是個  
萬籟無聲  
四字反對

堂堂典重

緊接門法

樂事而筆  
意蒼秀非  
復小說家  
所有  
奇情異味  
神箭  
歸結妖尼  
應三十五  
回一筆  
破陣門法  
兩邊俱有  
水軍陸軍  
文法嚴整  
文心細膩  
調譽得妙  
老實得妙

前魁九狀  
洲此拔兩  
花臺復鐘  
山石壘俱  
是破賊要  
害一為之  
竟有殺身  
之禍可為  
鑑成

出來擋拒。只那熱氣香氣透入腦沁入脾。注入丹田。令人手足軟將起來。幸喜他們都有符錄藏在髻中。還擋得住這些妖氣。一會小穴覺得漸大起來。裏邊唱起蝶戀花小調。噲百轉寔寔可聽。采秋傳令大家高唱破陣樂。那小穴便洞開了。却是个小瓜皮瓶子。並無一人。只供三軸女菩薩。一為羅刹。一為摩登。一為天女。並是裸體。采秋春纖瑤華登上小瓜皮。一人扯碎一陣。陣後賊艦四散。我軍內外譁聲震天地。女兵乘勝收復了九洲。凱歌回營。這妖婦見破了陣。就向雨花臺築起一壇。要與女提督鬥法。遞封戰書。荷生采秋一笑。也就長千寺故址築起一壇。與雨花臺的壇相對。這日顏林二將。將水師左右翼。遠遠的結成陣勢。采秋令春纖瑤華頂胄亮甲。將健婦三十。排列壇下。建起縹渺宮真妃大纛。采秋內衣軟甲。外戴頂觀音兜。穿件竹葉對襟道袍。手執如意掌珠寶書首纏香帕。身穿箭襍腰繫魚鱗文金黃色兩片馬裾。掌珠下文無中生有一波未平。一波復起。洋洋灑灑。極行文之

出來擋拒。只那熱氣香氣透入腦沁入脾。注入丹田。令人手足軟將起來。幸喜他們都有符錄藏在髻中。還擋得住這些妖氣。一會小穴覺得漸大起來。裏邊唱起蝶戀花小調。噲百轉寔寔可聽。采秋傳令大家高唱破陣樂。那小穴便洞開了。却是个小瓜皮瓶子。並無一人。只供三軸女菩薩。一為羅刹。一為摩登。一為天女。並是裸體。采秋春纖瑤華登上小瓜皮。一人扯碎一陣。陣後賊艦四散。我軍內外譁聲震天地。女兵乘勝收復了九洲。凱歌回營。這妖婦見破了陣。就向雨花臺築起一壇。要與女提督鬥法。遞封戰書。荷生采秋一笑。也就長千寺故址築起一壇。與雨花臺的壇相對。這日顏林二將。將水師左右翼。遠遠的結成陣勢。采秋令春纖瑤華頂胄亮甲。將健婦三十。排列壇下。建起縹渺宮真妃大纛。采秋內衣軟甲。外戴頂觀音兜。穿件竹葉對襟道袍。手執如意掌珠寶書首纏香帕。身穿箭襍腰繫魚鱗文金黃色兩片馬裾。掌珠惟命是聽。只見妖婦口裏念念有辭。將拂子向壇下一指。喝聲疾。悍賊數百擁出。要捉春纖瑤華二人。二人屹然不動。將槍一舉。也喝聲疾。那悍賊便望風倒地了。妖婦失色。口中念念有辭。只見一陣風起。空中無數虎豹犀象。展牙舞爪而來。水中無數鼈鼈蛟龍。擺尾搖頭而至。采秋將木如意一揮。那鼈鼈蛟龍一起向賊船撲去。那虎豹犀象便一起向妖婦壇上撲來。妖婦妖

尼騰身一躥。急上雲梯。采秋將如意付給紅豆。把弓接過。不慌不忙。扣上狼牙箭。一連三箭。雲裏早落下兩個妖尼。春纖瑤華。各人活捉一个。瑤華笑道。這兩個怪東西。我五年前就曉得他有今日。此時水陸官軍賊衆。不知有多少人都出來看兩下鬪法。這惡獸從壇前撲到壇後。十萬悍賊壁壘帳房一起踏倒。蹂躪了無數人馬。就是賊船也為孽蟲。亦衝作數隊。而下奔突。起來好似天傾地塌。海倒河傾。水陸官軍喜躍。儘力鼓噪。陸軍縱馬。水師鼓檣。也如急浪怒濤。乘著風猛雨驟。不費分毫之力。將雨花臺尅復紮起營來。那惡獸孽蟲却無影無踪了。采秋下壇。荷生迎入舟中。笑道。我道是如何鬥法。只消靜坐片時。我也會鬥了。采秋也笑道。我不是妖。又不是仙。寔在無法。只好如此胡弄。局掩飾耳目。你莫先笑。一會推上兩個妖尼。荷生畧問數語。知道做了無數淫孽。傳令磔死。梟首示衆。當下官軍拔了雨花臺。乘勝復了鐘山石壘。金陵唾手可得。荷生得意之至。就在采秋雨花臺帳中。高開夜宴。香雪秋英。擣起琵琶三絃。唱些小曲。采秋道。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你想這樣取樂。是个大將軍舉動。荷生笑道。偶一為之。正舉大杯。要采秋喝乾。只見四面燈火忽然碧澄澄。綠陰陰的腥風起處。一女子赤身浴血。將一領衣衫向兩人頭上蒙來。空中琤的一聲。女鬼就不見了。鼻中覺得腥臊得很。耳邊隱隱聽得說道。你們須認得我是朱九妹。嚇得四个人只是發噤。紅豆香雪縮做一團。采秋荷生將衣衫擰開。是件污濕濕的血衣。此時燈光復亮。瞧地下有兩片雪白的刀。荷生道。怎的有這怪事。采秋道。這是有人暗算我們。那女鬼不是出來救護麼。正待說下。忽四邊人聲洶洶。萬馬齊奔。又像白天鬥法時謹。兩人出帳。青萍四道。臺下江水忽湧起十餘丈。漂沒數營。柳總兵奔出。

作者不特  
工於寫人  
於寫人  
飛刀入神  
妖寫鬼  
兼工於寫  
水驅荷  
明聰一  
殺嚇脣春  
殺護纖春  
豪氣秋系  
定鎮走石  
殺護纖春  
浪駭波餘  
人生哭烽  
蘿薛歸  
女尼貞  
九妹申  
歷來妹  
說伴女  
段末回  
作也應  
十回暗  
真一歸  
金陵為  
復也

大書年月  
與三十回  
同一為癡  
珠歸真一  
為金陵寇  
復也

申明未九  
妹來歷  
說伴女  
段末回  
作也應  
十回暗  
真一歸  
金陵為  
復也

因妹類及  
女與下回  
發端類叙  
賦情一段  
相配此書  
所為作也

將劍一揮。水便退了。現在薛總兵查點人馬安插去了。就得荷生采秋愕然都說道。禍是今日捉不了妖婦。正待入帳。四邊人聲又淘淘起來。說是一片山峰盤旋天際。要向中軍打落。是柳總兵駕雲揮住鐘山去了。荷生煩惱攜著采秋說道。這般怎好。我同你性命只在頃刻。咳。不值哩。采秋笑道。不要怕。憑他天反地覆。我同你還是全身不壞。譬如該死。此刻也是個刀頭之鬼。荷生正要回答。瞥見春纖站在跟前。說道。妖婦壓死了。原來是蕭湘東家的一個大錦雞。他中了箭。閃入鐘山。又做起法來。想要報仇。我將山石打面。就把他壓死了。明日叫人擡來看罷。於是大家安心。看官。你道這朱九妹是何人呢。九妹楚北人。年二十歲。有國色之姿。能詩能文。前十年為賊擄來。依個女百長。百長憐愛他聰明伶俐。凡賊挑選識字民女。充個女簿書。把他隱匿不報。後來蕭三娘挾了兩個妖尼。挑選有姿色的婦女。百長隱匿不住。九妹見是選去為尼。也自甘心。便與同伴姓傅的名喚善祥。一起出來。雲棲得了善祥。月印得了九妹。適逢月印這半月。是个男身。歡喜極了。攜到桃葉渡船中。就要開葷。不想九妹心如鍊石。憑他刀割火炙。總不依從。幸是月印意中人多了。將九妹赤身鎖在後艙。恰好艙中有把尖刀。到了半夜。九妹便自勒死。月印將尸棄在雨花臺下。不作人埋。這夜顯靈。救了荷生采秋性命。雖是二人數。該有人救護。終算是九妹功勞。荷生後來查出履歷。就替他請旌。又建個祠在雨花臺下。題曰朱貞女祠。後人有傳其贊中哀難婦詩云。

晨光隱約上簷。端絳幘雜人促晚餐。顧影自憐風惻惻。回頭應惜步珊珊。蝦蟆堆上聽新法。蟋蟀堂前憶舊歡。明日鴻溝還有約。大家努力莫偷安。

看官聽說。賊以殺戮為事。其荼毒之慘。衣冠塗炭固不待言。那婦女尤受其荼毒。起先男入男館。女入女館。相傳江甯城中有一婦背負嬰兒被驅入館。這婦人連面不行。賊罵婦也。回罵將刀砍倒兒壓肩下。呼娘不絕。呱呱亂啼。慘不慘呢。又有一婦懷絳數月。孩兒走到街上。忽袖出一剪。將欲自刺。後以淚眼熟視抱中兒。遂大哭。擲剪地上。仍向前走。慘不慘呢。六逆妻妾。喚做主娘黃絹蓋頭。騎馬跣足。這全是粵西西溪峒村媼故。此偽令婦女不准裹足。違者斬首。已縛之足。忽去束練。怎樣走得動呢。而且叫這女人挑磚背鹽。浚濠削竹。簽開煤炭。相傳有美婦背鹽行烈日。中汗滷交流。肩背無皮。如著紅衫一般。慘不慘呢。後來六逆相屠。男館女館之禁既開。五妖為虐。男色女色之風尤熾。妖尼部下有受汗的女子。忿恨不堪。尼令繡帽。這女子就把汙穢的東西來作帽襯。冀得壓制妖法。同伴挾嫌出首。尼怒。令照天燈。你道天燈怎樣呢。將帛裹四體。清油綁於桿上。點著。叫喚數日而死。慘不慘呢。正是。人心有欲。制之為難。涓涓橫決。萬丈狂瀾。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借蕭三娘朱九妹以為承上起下之文。中間有涉筆成趣語。有正襟危坐語。各極其妙。仍借慧如口中。壘點痴珠。明此書為痴珠而作。自四十四回後。總不欲死痴也。

第四十九回 捨金報母擔粥賑機 聚寶奪門借兵證果

話說這年甲子元旦癸卯。逆計歲一百八十三元週而復始。為上元甲子。荷生大兵。原是顏林部的八千。紫滄子弟兵二千。後來又調了淮南北陸師四千。水師四千。這年正月。紫滄已起黃如心。又帶來湖南北精銳三千。連戰皆捷。紫滄奪了江東橋。包起如心。奪了七雙橋。連營江甯。

金陵合圍

起復金陵  
首在斷其  
糧道福起人食  
人的事來蓋深世變  
特用重筆是為史筆  
之憂無可歸咎  
之詞

勸世婆心

五逆姦  
類叙賊之  
用人  
三戶類叙賊之  
行事  
是為賊做  
並非賊義

五妖

絕好名色  
惜乎為偽

歸結員逆

賑餉

引起捨金  
引起捨金  
出捨粥

捨金報母

東門外二月。卓然以所部克復鎮江常州諸郡縣。直薄游閩。果齋以所部從廣德祁門一帶。復金衢嚴直薄錢塘江口。金陵孤立。淮南北勝兵。星羅棋布。大同健婦就如狼顧鷹疾。四下巡綽顆粒蘆草。無從入城。偽王府供給葱韭菜菔白菜。價與黃金同秤。始而未盡。繼之以豆。嗣而豆盡。繼之以麵。既而麵盡。繼以熟地。煮米黃精。復盡。繼以牛羊猪鴨。復盡。繼以海參魚翅。栗。復盡。繼以些根草根。調糖蒸食。復盡。繼以皮箱水泡。細切調蜜煮糜。偽官賊眾奄然一息。肩摩於路。內外城餓殍日以萬計。有人撈得浮萍。煮成一盃。偽官搶奪。互相格殺。於是有人食人的事。後人有詩。

上天降喪亂。兵饑仍游臻。遺民何所食。樹皮與草根。二者亦既盡。相率人食人。弱者強之肉。股髀味之珍。有子不肯易。骨肉原一身。或云食人者。其睛圈且殷。殺人還遭殺。利害仍相因。亦有良懦輩。忍饑丸泥吞。厄羸死尤易。未死罹燔烹。上蒼胡不仁。馴致人食人。後來掃蕩偽王府。每府廚房。掃出男人陽物。婦人陰戶。約有十餘擔。大凡做人。無論是邪是正。總要有个紀綱。著點精神。纔辦得事。便是做賊也要有賊的紀綱。有賊的精神。員逆自五逆相屠之後。便寵用了三個寶貝。一個蒙得天。凡搜掠良家子妾。這人便先意籌畫。始為偽指揮。繼得大用。一個羅際隆。他把個妹進員逆為妃。又將自己妻妾也獻與員逆奸宿。始為偽侍衛。繼加伸后二字。做個侍衛頭目。得役使衆侍衛。一個黃開元。係女旦出身。員逆嬖之。性極刻毒。賊用火鎗火錐。剥皮抽腸。點天燈諸刑。就是這人。開始為偽監督。繼為偽天宜丞。相這三個寶貝。賊黨背後都喚他做三戶。未幾又尊信了五妖。你道這個材料。做個亂賊。還算不得一個好漢。那裏能守城池呢。更可笑者。員逆以算命拆字的窮民。起而為賊。藉口掃除貪官污吏。救民水火。却奉個天主教。得一處城池。男的呼作兄弟。女的呼作姊妹。便將兄弟姊妹男歸男館。女歸女館。養活起來。你想劇賊。擄搶得幾多米粒。能彀供得這多人口。眷就使東南各道都佔踞完了。這不順人情。不顧大局。也怎樣守得一日呢。至如賊的政令。是無天地宗廟社稷之祭。無父子君臣之教。無天時人事。昏喪吉凶之道。其所改之年。則曰太平興國。其所定之時。則改丑為好。改卯為榮。改亥為開。以三百六十六日為一年。其所改之字。則國為國華為花。火為亮。老為考。蜂衙蠍隊。還算什麼。當下饑民嗷嗷。員逆方將偽王府。所蒸的芒根草根。將蔗漿蜂蜜。調匀鍊成藥丸一般。名為甘露療饑丸。頒給為官令民間。如法泡製。不想民間芒根齧完。草根據盡。更從何處找出蔗漿蜂蜜呢。天下饑。何不食肉糜。自古是有此笑話。起先饑民尚是夜裏偷自爬城出來。以後賊令不行。竟白日數十隊吊城而出。到得五月。員逆挨不得苦。服毒死了。偽王娘與偽丞相等。擁立偽太子。第田為王。便每日黎明大開北門一次。放出饑民。於是城外饑民如恒河沙般。荷生自三月起。增設粥廠百餘座。撫恤難民。尚自病死大半。却說果齋夫婦。自與采秋別後。便染些寒疾。乍起乍倒。延及一年。竟成老病。這年春間。荷生去世了。采秋聞訃。自然大慟。這會荷生繁營鐘山。采秋繁營聚寶門。相去約有十里路。因采秋有母之哀。荷生便時時匹馬馳來。就是春纖瑤華等。也時時往來慰問。只見一路粥廠倒斃極多。又見那粥廠門前。饑民四集。每廠約有整萬人。多路狹。推排積壓。老弱困憊的。不得半碗入口。儘多跌倒爬不起來。而且道路矢穢。人氣薰蒸。遠遠的就不堪入鼻。采秋聽說。向荷生道。我聞古人賑饑。合要使

○全書歷  
叙采秋不  
脫孝字  
采秋精明  
其來駭人  
擔粥賑饑

春纖哭如  
其來駭人

耳目  
歸結靈素  
當下剖明  
妙  
此作疑陣  
不與分說  
妙  
伏下折證  
果之根是  
為仙機去

處去三字  
與上回慧  
如來處來  
語緊相叫  
愈添疑  
眼目  
歸結靈素  
仙機

偶一為之  
也自不敢  
荷生喜變  
喜極  
感極  
仙機  
其局

蕭他幻了老爺的形來。趙夫人柳姑娘看見。把他殺了。柳姑娘曉得他還有一個叫什麼靈素。是去老爺營中便駕雲尋老爺來。想是也殺了。便向春纖問道。柳姑娘到底也是這個模樣。不是春纖笑道。那個却俊。瑤華因笑道。他假他夫人怎的不俊。荷生將靴尖向地下的山魈踢兩腳。道就這般躡躅我教我鐵室鐵城都防備不來。吩咐擡去剥皮。號令一起。大家答應隨教人到鍾山營中。將那只白兔也剝皮。號令起來。因向采秋大家說道。這纔了妖婦一宗公案。如今乾淨真個多謝女鎮軍一面說。一面攜著采秋就拜。慌得春纖還禮不迭。就道折殺了。這夜又在采秋帳中。開起高宴。延春纖高坐。瑤華掌珠寶書分陪。荷生領著采秋斟了三鍾酒。都要春纖唱乾。又傳一班女戲。伺候自己却歸鍾山去了。這裏點唱魯智深出家。唱那寄生草一枝。春纖唱了一鍾酒。便微唱道。俺赤條條來去無牽挂。一會點唱嫦娥奔月。春纖笑向掌珠寶書道。碧海青天夜夜心。自古女仙未能免此。蘭香來無定處。綠華去未移時。想你二人禪絮沾泥。當不復悔偷靈藥。掌珠寶書微微一笑。瑤華笑道。這也未必。謝自然既要回家。唱那寄生草一枝。春纖也笑道。八駿往來穆滿。七夕共坐劉徹。西王母不是個女仙領袖麼。以我看來。姮娥還是天上共姜。瑤華道。姮娥也算不得共姜。他寬裳羽衣怎樣也接了唐明皇。采秋笑道。這般看來。天上神仙也和我們一樣呢。大家一笑。春纖向瑤華說道。你說曇陽子。曇陽子原有一真一個。去年并州。不有個假秋痕麼。瑤華道。這是他同鄉姓顧的。弄出來笑話。你想秋痕那樣一個脾氣。什麼人假得。偏這姓顧的。要借重他大名射利。沒有三天就給人道破了。閑傳出來。倒害癡珠的跟人。喚做什麼禿頭寄園的佃客。叫做什麼懸太歲。淘氣幾天。這假秋痕并州的飯就

分。你說那擔粥的法最好。我三年提督的俸銀留著何用。這會兵荒馬亂也不是齊僧佞佛時候。我便將這擔粥的法行一個月。借此做我娘的冥福。語畢。珠淚雙垂。荷生忙道好極。明天我就替你効勞罷。采秋道。不忙。從來辦賑最怕中飽。壯哉雀鼠。哀此悖獨。我們不犯著吃這虧。於是聚寶門邊特設個熬粥所在。紅豆管帶二百健婦熬粥。四百個健婦擔粥。四百個健婦押送。每廠擔粥三擔。專給那老弱困憊的人。每日就也照粥。卯申兩次開鍋。以此采秋也時時單騎出來。或就在鐘山營中宿歇。一夕鐘山營中天色靠晚。采秋來了。荷生正攜入帳中。春纖提劍突入。采秋就要閃出。春纖舉劍便砍。荷生驚慌無措。急行攔住。采秋竟變個白的雌兔。竄出帳外。春纖一劍擲去。兔遂兩斷。弄得荷生迷迷惑惑。說道怎的怎的。春纖笑道。你道是采婢。見瑤華掌珠寶書。都擁著采秋在帳前。瞧個似獸非獸。鮮血淋漓的東西。采秋一見荷生。便說道。不是采婢。我們又落了妖人的套。春纖笑道。采婢。你要仔細。這也是個假的。采秋笑道。是你帶來。我只問你。春纖笑道。便我也是個山魈。指著地下東西道。再幾日。你看我不就是這樣去麼。采秋笑道。你去那裏。春纖道。我從去處去。荷生見他們說話。愈不明白。便向采秋道到底怎說。春纖笑道。這何難猜。你殺了采秋。采秋就也殺了你。采秋向著荷生道。你不要聽他揭鬼。我兩人的命都在他殺哩。瑤華也笑道。這樣看來。你兩個竟是個魂魄。說得采秋春纖和大家笑了。荷生愈急起來。紅豆只得指著地下東西。從寢告道。這是山魈。就是金陵的妖婢靈。

借臺陽子  
引出秋痕  
不鶻哭

吃不上這會不曉得跑到那裏采秋笑。道不就在這裏。我要認是秋痕便是秋痕。荷生要認是癡珠便是癡珠。你們不見今天山魈也要假荷生白兔也要假采秋麼。說得大家大笑起來。就也散去了。却說謾如鶴仙經畧南北。鶴仙是首辦南捻。繼辦蜀寇。馬步齊進化在蒲東。又練個車戰恰好來剿南捻。數月之間便已得手。倒是蜀寇費力。蕪蔓東西川出沒無定。又踞的石寨都係豐草長材。巉巖疊嶂。好容易掃除。十股又分出一股。謾如專辦回匪苗匪。黔苗渠魁不數月就也剷除乾淨。其餘酋長都受了約束。不敢為非作歹。回匪自滇南蔓及秦隴。以及關外。勢大猖獗。謾如由黔入滇。駐紮曲靖。先將滇南回漢分出是非曲直。做個榜文布示各郡。然後用兵復了昆明。以次剿撫。大兵直趨大理。鏖戰一年。纔把回首士文繡擒了。仿著武侯七擒七縱意思。請旨赦了文繡。賞給世襲總兵銜。鎮守永北開化二郡。提督四部。文繡於是率所部三千先驅開道。自滇及秦。自秦及隴。以至關外。所有回衆。無不洗心涤慮。犁面刻肌。誓與漢人和輯。謾如入關。鶴仙也將蜀事告竣了。就約於長安會議善後機宜。這二人自我不見於今三年。把前前後後公事私事。說個十日還不得盡。此時鶴仙係居太原提督銜署。阿寶娶親了。阿珍靚兒也已長大。謾如只想娶個妻。以為誤老之計。不想無意之中。却說起一個親事。是江南葉姓的女兒。避亂隨母。依個胞叔。遠宦長安。並無兄弟。年紀十八。經鶴仙說合。聘為繼室。入門挈蓋。帕竟與李夫人面龐一毫無二。已自詫異。細細體認。連言談舉止。體態性情。都覺得一模一樣。就把謾如狂喜極了。鶴仙自然也樂。說道。這番回到太原。阿寶還認是他娘重生哩。轉盼之間。善後諸事也得手了。奉旨李喬松給予宮傳銜。並輕車都尉世襲。淤長齡給予宮保銜。並騎

都尉世襲。均賞假三個月。仍帥所部。馳往金陵。會同韓彝商辦東南事務。署寶山鎮總兵。危至俊督辦海防屯田。接濟西北軍餉。著有成績。著予提督銜。補授寶山鎮總兵。謾如得旨。就將原部四千人委一裨將管領。先赴金陵。鶴仙也將原部三十人。陸續進往。謾如又檄寶山營發兵三千助剿。這會金陵大兵雲集。水陸約有三萬多人。荷生采秋督率諸軍。把金陵十二門。日夜輪流環攻。這夜六月十五。已起柳青。領湖兵攻打西三門。如心胭脂領淮兵。攻打東三門。紫滄瑤華領太原兵。攻打北三門。春纖掌珠寶書。領健婦三千。及寶山精銳二千。攻打南三門。十六黎明。聚寶門。隔了一角。春纖躍入健婦陣。接。披髮。悍賊數千。搶來。擋拒。悉放鳥槍。掌珠寶書也乘空而上。烟霧迷漫之中。前後不能相見。只聽兩邊喊殺。三千健婦。及寶山精銳二千。逢人亂截。亂殺。一會。賊的火藥盡了。天地開朗。披髮賊死了無數。其餘也有散的。也有自戕的。於是各門洞開。紫滄傳令不准亂殺。四隊官軍招集一處。直趨內城。一路盡是難民。長跪道邊。也有男尋。先是午刻大營。委青萍入城。四下裏分貼安民榜。忽見春纖倒在秦淮河邊。面色如生。只額角有血。水湧出。隨後又見掌珠寶珠死在一處。也是額角一傷。赶回報明。已是天黑了。荷生太息。采秋垂淚道。這是他們借兵尸解。不然。春妹妹是會駕雲的。有什麼槍火砲火跑不脫呢。就令青萍厚備棺斂。是夕。紫滄等也曉得三人陣亡。瑤華連夜便奔出城看視。大哭一場。將戶移

大書之。故特書之。大書之。故特書之。

意中掌珠。寶書不證。而捐軀於天。王氏大為花選生色。

春纖首功。借兵證果。春纖在人。

奪眾寶門。大兵雲集。謾如鶴仙。班師覓假。

不冷落李夫人。

語大兵。

大兵雲集。謾如鶴仙。班師覓假。

緊接上回。歸結南捻。謾如一軍。平滇。

平蜀。合兵長安。鶴仙家事。

謾如家事。回應第四回。

借卓然果  
齋嘆息歸  
重掌珠寶  
書又借瑤  
華傷心歸  
結病珠秋痕  
以及春  
域三人文  
九曲心如蟻穿

入就近偽署內停放。紫滄大家派各路兵丁打掃街道收葺偽王府正屋。次日黎明荷生采秋雙雙的按轡入城先來秦淮河看了春纖三人殯殮。采秋憶起前前後後的事覺得春纖這回是轉為保護他而來就與瑤華哭得日色無光。荷生大家力勸一番然後豎起大纛排隊升炮。雙雙換了八人抬的涼轎萬騎先後蝶園蜂擁入內城去了後來卓然果齋見說寶書掌珠都已陣亡。掀髯歎息。瑤華也對人說道我一生沒有吊過眼淚五年前為痴珠秋痕却傷心了數次。這會又為春纖三人哭了一天一夜。其寔他們都是脫屣紅塵去了正是沐日浴月。妖氛盡豁。脫屣人間。天高地闊。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春纖采秋合傳。采秋孝。春纖義也。上折詳敍圍賊之困引起孝女賑饑下折詳敍大兵之集引起義姬證果中間却借妖婢幻形透出痴珠秋痕以明全書大旨。

## 花月痕全書卷十六

第五十回 一枝畫戟破越沼兵

八面威風靖江鎮海

話說謾如鶴仙得假三箇月謾如將眷口攜至并州與阿寶們相聚一時悲喜交集不用說了。次日便同鶴仙阿寶到了玉華宮李夫人靈前一哭也就到痴珠墳前洒淚一拜轉瞬假滿已是六月。荷生是十七日進了金陵城十八謾如鶴仙也到荷生大喜把偽東府掃除與二人駐扎這二人與荷生八載分襟一朝捧袂傷秋華之宿草喜春鏡之羅花真箇說不了別後相思謾如又以遲到一旬不及見春纖為憾便往秦淮河停柩之所祭奠一番一日大家談起吳越用兵謾如道東南地勢太原的馬隊筤筅兵都用不著還是我寶山鎮兵及湖淮兵得力因向荷生道你的才大如海怎麼平了十年巨寇復了千里名都竟不草箇露布聳人聽聞哩荷生道這算什麼巨寇此數十年中士人終日咿唔章句就是功名顯達之人也是研精歐趙書法以博聲譽濟之以脂韋之習芭苴之謀韜畧經濟偶爾談及羣相譁笑以為不經吏治營規一切廢弛徒利民脂膏侈以自奉坐此國勢如飄風人心如駭浪事且岌岌可知當事的人尚復唯諾諾粉飾昇平袖手作壁上觀間有名公巨卿氣魄資望卓越尋常奈處升卿之錯節才識不及學渤海之亂繩德量先聞是以大局愈敗這金底遊魂因得多延歲月對村婆而自絮生平獲小窩而大書露布我不怕別人我只怕痴珠在那青心島會拊掌大笑哩說得謾如也笑起來荷生因說道自此以後司牧之官必能掃除一切苛政猾吏奸胥悉設箇法籍制之使无舞弊慢慢的采風問俗去害馬的以安馴良泥雀角鼠牙之釁絕狼吞虎噬之端不驚不擾民

有情有文  
應四十二  
回  
伏下吳越  
援兵  
冷萬  
大老  
調侃幾多  
善後之計  
正本清源  
之治實事

緊根上回  
班師長安  
不漏